

學海軼聞趣事(一)

● 李梅山

蔡元培疏證「紅樓夢」

索引已成一家之言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係中國近代最傑出的教育家和學者。他主持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開教育界和學術研究的一代新風。殊不知他老人家也是一位紅學家，他早年在翰林院任編修時(一八九二)即開始疏證「石頭記」(即「紅樓夢」)其時間要比胡適、俞平伯研究紅學早得多。

據蔡元培自述：「余喜歡小說，以其多關心人的風俗，足補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內言外，寄托遙深，讀詩逆志，其味無窮。」

他讀了清袁枚的「隨園詩話」，述及：「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某書記張船山語，謂『紅樓夢』八十回以後，其友高蘭墅所補。」蔡氏還讀郎潛筆記(陳康祺「燕下鄉勝錄」)見其「述徐柳泉(時棟)說『紅樓夢』小說，十二金釵皆明太傅食客，妙玉即姜湛園，寶釵即高澹人。」備受啟迪

。因而將自己所見所聞，依例推求，雜誌在方，用資印證：

林黛玉(朱竹垞)、薛寶釵(高澹人)、寶琴(冒辟疆)、妙玉(姜湛園)、王熙鳳(余國桢)、李紈(湯文正)、探春(涂澹園)、惜春(嚴藕舲)、元春、史湘雲(陳其年)、賈母(明太傅)、迎春、寶玉(納蘭容芳)、劉姥姥(安立)等。

這項考證達二十年之久，直到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才在法國寫成『石頭記索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印出第一版。

蔡元培在其「自寫年譜」中還提及此事，並云：「愛紅就是愛漢化，均有事實可以比附。自信這不索隱，決不是牽強附會的。」

「石頭記索隱」把清代人物對號入座，其可信程度究竟如何？是值得商榷的。但蔡元培開紅學研究之先河，其索隱不失為一家之言。

劉半農結識周作人

同桌寫稿被稱硯兄

劉半農與周作人均為新文化運動之健將。半農稱豈明(作人字)為「硯兄」，他人以為同窗共硯好友也，其實，周劉並非同學。周為浙江紹興人，劉為江蘇常州人，周年長於劉六歲。

一九一七年，作人初履北京，始於「新青年」上見半農文章，有清新的生氣，非他人能項背，印象頗深。不久，劉亦北上，始相締交。其時，半農年二十有七，穿魚皮鞋，猶是上海時髦青年模樣；而作人已三十三歲，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俄羅斯式英雄人物，看來頗老成。

在作人的印象中，半農為人治學非他人所能及，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半農的眞，從來不裝假的，肯說老實話，不投機，也不怕挨罵，待人天真爛漫，毫無惡意。二是半農治學廣博，一位典型的雜家，專攻語音學，留法得博士，文學美術都很喜歡，作詩、寫文章、講文法、蒐集圖書、寫字、攝影、談音樂，都登堂入室。有人嫌他雜，作人認為是其長處，方面廣，理解多，對於處世治學都管用。

周劉相識十年後，奉系軍閥張作霖入關主政



① 中國近代最傑出的教育家蔡元培。

② 由梁啟超推薦到清華大學任教的陳寅恪教授。

③ 中國翻譯界的奇人林紓教授。



，自稱陸海空軍大元帥，隨之而來是一系列對文化人的迫害。作人和半農亦相率避難，同住菜場胡同一位朋友家中，躲風頭也。小廂三楹，中是飯廳，左為寢室，人多便席地卧，右為書房，僅一張桌子，桌上只有一方硯台，周劉共用一硯，低頭各寫各的文章。半農從這時起遂稱作人為「硯兄」。居停主人怕洩漏消息肇禍，不許多人來訪。靠徐耀辰傳遞外界消息。時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廿四日，在那裡住了一星期，始各自返家。

九三四年夏，劉半農到綏遠旅行，采風也。染病，自大漠歸，竟於七月十四日逝世北京。

其時，周作人正在東京，與梁宗岱見報後還不相信，因新聞說是劉復（半農名），恐不見得是半農。作人屈指一算。七月十四日離十月二十四日共同蒙難那一天，恰是一百天，曾作打油詩一首：「昔時筆禍同蒙難，菜廠幽居亦可憐。復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盞荐君前。」

周作人回到北京，九月十四日是劉半農逝世整整兩個月，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周作人撰挽聯給老友云：

「十七年爾汝舊交，
追憶還從卯字號。
廿餘日馳驅大漠，
歸來竟作丁令威。」

林紓遽遭喪婦之痛

神來之筆譯「茶花女」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翻譯歐美小說首推林

紓（一八五二—一九二四年）。林為福建福州人。字琴南，號畏廬。舉人出身，京師大學任教。他本人不懂外文，靠他人口述，譯著達一百七十餘種，譯筆流暢，是中國翻譯界奇人。

林琴南所譯法國小仲馬「茶花女」，是王壽昌口述，林信筆譯述。譯文文情並茂，讀來幾忘其是譯文。往後八、九十年，「茶花女」雖經懂法文的翻譯工作者一再翻譯，卻沒有一書能超過林譯的，其故安在？

林譯此書，原無受稿費意，首次成書出版，是由私人捐資付印，林紓將稿酬掃數捐送福建建學會。國學大師錢基博教授（錢鍾書之父）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一書，談及這事，略敘譯書情況：「紓喪其婦，牢怨寡欲，（王）壽昌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坐耶？』遂與同譯法國小仲馬「茶花女遺事」，至傷心處，輒相對大哭。既出，國人詫所未見，不脛而走萬本。」

由此可見，王口述林筆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林筆記時是充滿了感情的，誠如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所云「綴文者情動而辭發」，遂神在個中，表達了作者的眞精神，膾炙人口，成爲空前的絕響了。

錢鍾書教授在「七轍集」中談到林紓的翻譯，說道：「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

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者，應讀起來不像譯本。

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如同演員深入角色，林紓當時的思想感情與原作者融爲一體，「至傷心處，輒相對大哭」，譯出神來之筆，表述了小仲馬的情思臻於化境，讀起來乃使讀者「幾忘其爲譯作」。

當然，林譯歐美等國小說一百七十多種，也不能部部都達於化境的，要看書的內容和譯者當時的處境而定。錢基博、鍾書父子兩代人對林譯茶花女之所以成功分析得很透澈了。

梁啟超推荐陳寅恪

既無學位也無著作

陳寅恪是由梁啟超推荐到清華大學的。據傳，梁啟超當時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荐時有這樣一段故事：

曹問：「陳是哪一國的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

曹又問：「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說：「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這就難了！」

梁啟超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啟超指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寅恪的推崇，曹聽後才決定聘他來

校任導師。陳寅恪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取道馬賽乘法國郵船啟程回國。但由於伺父病，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始到校任職。

陳寅恪一到清華，即表現為一位真正的文史大家，那時清華園裡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難問題不能解決的，都向他請教，他總是會給以滿意的答覆。所以大家都奉他為「活字典」、「活辭書」。陳寅恪講課時，許多有關教授都常來聽課，研究室主任吳宓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大鋼和泰等教授，如有機會亦必趕來聽講。

陳寅恪初到清華時，因主要的職銜是國學研究院導師，因此所開課程亦以研究院的學程為主，主要的指導學科範圍是：

1. 「學曆學」（中國古代閏朔日月蝕之類）
2. 「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
3. 「摩尼教經典與回訖文譯本之研究」
4. 「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訖文及中亞細亞諸文字譯本與漢文譯本比較研究）」

講研題則為「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等。陳寅恪身體瘦弱，但絕少輟講，有人聽了他

四年課，沒見過他請過一次假。他講課只是平鋪直述，但聽者並不感到枯燥，大家都聚精會神聽講，因為內容豐富精彩，大家都知道機會難得，不該輕易放過。每當下課鈴響，大家都有依依不捨，時光流逝太快之感。陳寅恪講課內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見，所以同一門功課可以聽上好幾次，仍有新鮮感。他最令同學敬佩的就是能利用

一般人都能看到材料，講出新奇而不怪異的見解。大家聽完以後都有「我怎麼竟想不到」的感覺。

陳寅恪治學態度嚴肅，決不諱衆取寵。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學用英文作學術講演，講題是「武則天與佛教」。許多中外人士聽說以那位風流蓋世、艷絕古今的女帝為題材，都以為必有許多「宮闈秘事和佛教因緣」。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紛紛去聽，希望一飽耳福。誰知陳氏講的純是學術性的考據。他從武則天的宗教思想來說明她為什麼有那麼多面首，原來是佛經中有女人是不可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廣蓄面首，「如此這般利用採補術了。」結果，為好奇來聽講的仕女們，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胡適與莎菲一段情

念念不忘東方才女

今年是胡適百年冥誕。作為一代文化巨匠，胡適的大名可謂人所共知，那麼，莎菲何許人也？她原來是對胡適有過戀情的一位同時代的作家陳衡哲。

陳衡哲是江蘇省武進縣人，生於一八九〇年，出身名門。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愛國女校讀書時，因違抗父親為她訂婚的命令而陷入窘境。一九一四年她考取了清華學堂留美學生，到美國瓦沙女子大學，專攻歐洲歷史，兼習西洋文學。在美國，她結識了胡適、任叔永、楊杏佛、梅光迪、朱經農、胡先驥等本國學友，並開始以「莎菲」

為筆名進行文學創作。這時的「莎菲」是個獨身主義者，決心為理想和事業而不結婚。而比她早五年來美留學的胡適已在攻讀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了。

陳衡哲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女作家。她發表白話小說「一日」於一九一七年的「留美學生季刊」，比魯迅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還早了一年。對這位最早用白話從事小說、散文、詩歌創作的「東方才女」，時人頗多好評。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讚不絕口。由於胡適的讚揚非同尋常，使莎菲（陳衡哲）倍受鼓舞，進而對這位當代才子產生了愛慕之情。

當時，胡適、任叔永、莎菲三人都是好朋友，即胡適「嘗試集」所謂「我們三個朋友」。任叔永熱烈追求莎菲，而莎菲卻對胡適有意。但胡適因在家鄉已與江冬秀訂婚，母命難違，不忍拒婚，又恪守「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古訓，所以竭力促成任叔永和莎菲結百年之好。不過，胡適在美國留學的最後一年，曾與莎菲通過五十餘封信，廣泛交流各種思想觀點，這種超乎尋常的密切關係是他們具有共同語言的有力佐證。研究者認為，莎菲返國後，在一九二四年十月號「小說月報」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洛綺思的問題」，影射的正是陳、胡兩人的一段戀情。還有，胡適的女兒誕生時，取名素斐（SOEFA）。這時一向反對為子女取洋名的胡適來說，似乎破例了。何故？

據說這「素斐」二字正是暗含「莎菲」之音

顯然有紀念之意。這是紀念友情，並非愛情，連胡適夫人江冬秀都明白此意，她也並不反對。可惜胡適的愛女素斐幼年即患肺病而死，胡適悲痛萬分，莎非知情後也很難過，曾打算把她和任叔永生的一個女兒送給胡適夫婦，可見他們兩家的友誼之深。這都是後話了。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歲的美國哲學博士胡適返國後，被蔡元培、陳獨秀聘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年底，胡適和江冬秀在兩人之家鄉安徽以最新儀式成婚。一九二〇年冬，莎非返國後，也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不久與任叔永結婚。

一九三五年她隨任叔永去成都四川大學，任叔永當校長，她任西洋史教授。

大陸易權後，莎非在上海過隱居生活。文化大革命時，她因兒女定居國外而被抄家批鬥，精神受到嚴重刺激。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因肺病逝世於上海。

王國維自沈之謎底

遺老愚忠以報殊遇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竟自投頤和園魚藻軒前之昆明湖以終，年僅五十歲，人皆惜之。

二代學人王國維為什麼自殺？一向是一個難解之謎。今讀遼陽楊鍾義所撰王公墓誌銘，可獲一種解釋。

其墓誌銘作「誥授奉政大夫、賞食五品俸、

南書房行走、特謚忠懿王公墓誌銘」，並署「賜進士出身、賞食三品俸、紫禁城騎馬、南書房行走、前江南江寧府知府、翰林院編修遼陽楊鍾義撰文」。觀堂之歿，已是民國十六年，清遜帝溥儀已被逐出故宮，寓天津。而楊仍用一副遺老口吻。

楊所撰王公墓誌銘略云：比年戰禍頻仍，時局安危不可知，當事者不聞有所籌議，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憤激異常時，密書遺囑藏衣帶中，略言：

「五十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草具遺章，郵羅氏（振玉）津寓代為呈遞，遂效止水之節。

楊鍾義析其死因：公自以起諸生為近臣，被殊遇，主辱臣死，殺身成仁，盡知死之義。並褒揚道：「百年養士，獨行惟公，心盟止水、氣貫長虹。」

由此看來，王國維鑒於宣統復辟無望，乃以遺老之愚忠，以報「殊遇之恩」。這個解釋似是成立的。

聖文叢書 民國奇才交往錄

陳頤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幽默大師林語堂、梁啟超的感情世界、徐志摩與林長民、八閩奇才辜鴻銘、海軍奇才嚴復、譯壇怪傑林琴南、詩壇奇才陳石遺、憶先師陳寶琛、懷戴傳賢老師、劉以芬老師的風範、中國之友伊芳廷、十硯老人黃任、蘇友仁志行高潔、憶戴仲玉兄、福建協和大學滄桑、江山任遨遊等篇，王成聖教授作序，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陸拾元，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臺幣一二〇元郵撥 0739333-2 聖文書局帳戶。